

歷史與空間

# 那些令人悲傷和屈辱的日子

文：吳小彬

窗外灰濛濛。大霧遮雲蔽日，卻遮擋不住時間的腳步，2013年匆匆過去。點數自己平淡無奇的每個日子，多是一邊工作，一邊閱讀。前天想着應該寫點什麼作為過往一年的留念，躊躇再三後，確定就米沃什的《被禁錮的頭腦》寫一則隨筆。

自由何等珍貴，有些民族爭取自由的歷程更是可歌可泣。1939年9月1日，德國軍隊從西面、北面和南面入侵波蘭，一個月後，波蘭淪陷，這個國家的人民自此開始了在納粹鐵蹄下的苦難生活。至1944年，德國敗局已定，為了趕在來自東面的極權統治之前掌握自己的命運，為了自由，波蘭人在這一年的8月舉行華沙起義。只有輕武器的起義軍，與擁有坦克、轟炸機的德軍苦戰兩個月後，慘遭鎮壓，超過18000名戰士犧牲，很多市民被炸死，數萬人被投入集中營。

親身經歷了這些的切斯拉夫·米沃什，當時在華沙一家電台工作，他還喜愛詩歌，間或出版一、兩本詩集。有一次，他在一條街道上匍匐前行，眼見地上的鵝卵石被機槍的子彈打得蹦了起來，就像豪豬身上的刺那樣直豎，他在驚駭中突然想到，「鵝卵石的景象無疑是真實的。根據真實經驗寫出來的詩，勝過人們幻想中的審判之日，會比它生存得更為長久」。

起義失敗後，納粹德國不久也敗亡了，東邊的鄰國勝利了，他們的大部隊開進來了，隨之一種新的極權體制和意識形態佔領了波蘭。這種社會體制以約束、奴役人為特色，意識形態則專以讓人服從、安心於這種體制為能事。從1945年到1951年，米沃什在此體制下生活了6年，在《被禁錮的頭腦》中，米沃什引導讀者走進那些年東歐諸國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披露他們被壓迫、改造的過程，揭示他們承受的心理和道德的壓力與痛苦。為了生存，為了活下去，有時又為了假定和許諾的某種前途，他們忍氣吞聲，委屈苟且，百般折磨自己，有時變得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了。

要想讓自己在沒有痛苦或者痛感較輕的狀態下過活，就必須學會適應極權體制下的一切。米沃什講到一位蒙古哲學家研製的「穆爾提一丙」藥丸，人們吃了這種藥，就會獲得安詳和幸福，心滿意足，以前為一點問題就和別人爭論不休，現在會覺得這樣做非常膚淺和無關緊要，人們帶著寬容的微笑看待至今仍在為這些問題大傷腦筋的人。吞服了「穆爾提一丙」藥丸的人，對社會的變動、人生的遭際、罪孽的滋長和道義的缺失都不再敏感，把種種「追求形式新穎」的藝術乖張視為愚蠢的舉動，他已不把外國軍隊的入侵當成自己文明的悲劇，這樣，他生活在自己的同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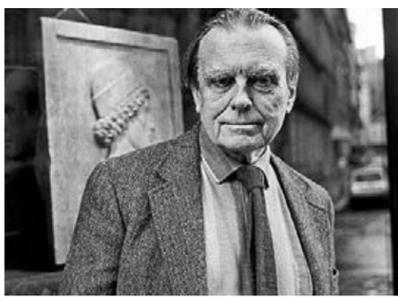
中，就猶如一個健康的人生活在一群瘋子中間。看到他的榜樣，有越來越多的人也服用「穆爾提一丙」藥丸，他們以這種方式麻醉自己，而由此得到的平靜，與周圍的神經質形成鮮明的對比。

「穆爾提一丙」藥丸，既是一種麻醉劑，也是人生哲學和世界觀改變的代名詞。當一種強權趕走了另一種強權，它不僅要佔領別國的領土，還以種種高亢和強硬的說教來改造人們的思想、觀念及心理。普通的、無權無勢的人們，能怎麼辦呢？只有放棄過去的理想、自由價值和人生信念，只有改變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方式，接受不義、罪惡和佔領，接受新的奴役生活，並且還得慢慢教會自己心平氣和地看待和對待這一切，不再為心愛的理想和價值的失去而痛苦，不再為天天看到的壓迫、粗俗和蠻橫而備受折磨，這樣才能活下去，才能在新社會立足，這樣才能正常呼吸、工作、戀愛、結婚、生育和養活下一代呀！

於是，偽裝和做戲，就成為每時每刻、無所不在的常態。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成了演員，他們不是在劇院的舞台上演戲，而是在大街上，在辦公室、工廠、會議廳，或者在起居室裡演戲。思想必須戰戰兢兢，時刻處於警惕狀態，說話必須考慮後果，三思而後言。每個不合時宜的微笑，每個表錯情的眼神都會招來懷疑與指責，給自己帶來麻煩和危險。

持續不斷的偽裝，雖然讓所有人處於一種不堪負荷的重壓之下，但是也提供了另外的滿足。嘴上說某事是白的，可心裡想那一定是黑的，內心感到某事可笑，表面卻顯示一種莊重的熱情，分明是滿腔仇恨，表現出來的卻是愛的姿態，對一件事明明知道，卻裝着一無所知。這樣，在欺騙對手的同時，人們也暗自稱許自己的足智多謀、老謀深算。心理學實驗也說明，如果我們頭腦中能隱藏一些東西，不為外人警惕的眼光所察覺，那於我們便具有了一種勝利者的快感。人把自己隱藏在內心的至聖所中，為阻止他人進入其中所付出的代價越高，這至聖所也就越美好。

「真實事件的悲劇，使思想出來的悲劇黯然失色」。米沃什依據切身體驗描繪出的極權體制下的眾生相，讓人感慨多多。上個世紀的歲月裡，這個星球上的許多人就是這樣日日夜夜在不安、屈辱和力所能及的反抗中生活。米沃什的敏銳在於，他不僅再現了遍佈城市鄉村的偽裝和做戲，還觀察到這種偽裝鋪陳開去之後的異化效能。事物都是在發展和變化中的，當一件事物被做到了極至，勢必會產生當初誰也無法預料的反饋後果。在外界巨大的壓力下，人們違心做事，說假話，宣佈忠誠於能取悅當權者的一切信條，貶損



切斯拉夫·米沃什。 網上圖片

和扭曲自己以前的著作，參加所有最荒唐的儀式，可是他心裡並不樂意，並不服氣，而是痛恨和厭惡這些，他只是在虛與委蛇，只是在敷衍應付，他採取所有手段迷惑當權者，引導他們犯錯誤，讓其分辨不清真假。以這種方式，他保護了自己，也保護了親屬和朋友，同時卻並不傷害自己最寶貴的信仰。終於，在蒙騙當權者，使其在錯誤中越陷越深的同時，還令其受到羞辱與懲罰。

米沃什所鍾愛的文學，待他可謂不薄，他早早就有機會離開了波蘭，在國外靠寫作謀生。《被禁錮的頭腦》出版於1953年，曾經有人將此書繫在氣球上，順風降落到波蘭的平原與山崗。1980年，米沃什以作品《拆散的筆記簿》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稱他「以不妥協的敏銳洞察力，描述了人在激烈衝突中的世界中的精神和心理狀態」。

2004年，米沃什以92歲的高齡，在家中去世。當時的波蘭總理馬·貝爾卡評價米沃什說：「他用心靈和筆，給我們指路，解析現實，並敦促我們行善。」

我想引用米沃什的一首詩，作為本文的結尾：

黎明我們駕車奔馳在冰封的大地上，有如鳥兒在黑暗中展翅飛翔。猛然間一隻野兔在路上跑過，有人用手指點，那是很久以前。而今，那野兔和揮手的人已不在人間。啊，親愛的人，他們在哪兒？他們去向何方？那揮舞的手，那風馳電掣的奔馳，還有那些滾動的鵝卵石。我問你們，並非出自自悲傷，而是感到不解、彷徨。

書若蟻

文：葉輝

# 見螞蟻沿街排隊徐行

沈從文先生有一篇小說，叫做《主婦》，恐怕就是先生早年婚姻生活的寫照。叫做《主婦》而不叫《我的婚姻生活》，就是從主婦的角度說故事，那是他先生最為熟悉、最為貼身的一個女性的心思，折射自己的夢想和挫折，長處和弱點，以及兩性的容忍乃至理解。

主婦才廿六歲，丈夫卅五歲了，這丈夫明白主婦對他的希望是「長處保留，弱點去掉」，這主婦的年齡還不到了解「一個人的性格，在某一方面長處，於另一方面恰好就是短處」；這主婦相信丈夫的解釋，「便感到愛怨的糾纏，痛苦與幸福平分，十分惶恐，不知所向」；在熟人面前，兩個人「被人稱謂『佳偶』時，就用微笑表示『也是冤家』的意思；又或從旁人神氣間被目為『冤家』時，仍用微笑表示『實是佳偶』的意思。」

這丈夫寄寓了沈從文「靜默的抒情」：他在井邊靜靜的無意識的觀着院落中的銀杏樹，注目一片藍天，默想着人生的秘密，想起「一個貼身的她，正同葡萄一樣，緊緊的植根在泥土裡，那麼生活貼於實際。他不知為甚麼對自己忽然發生了一點憐憫，一點混和憐憫的愛」。然後又在主婦稚氣的言行和快樂的愛當中，感到「新生憂愁侵入他的情緒裡」。那時這丈夫不知如何是好。

主婦有其實際處也有其溫柔與稚氣之處，丈夫就像每一個男人在這兩相乘除的哀樂裡成長，雲雀一樣飛得很遠，到某程度就歸還舊巢。這倒教人想起沈從文年輕時的一首詩，叫做《囚人》：「見螞蟻沿街排隊徐行/ 知時間又已深夏」，「報時大鐘，染遍了朋友之痛苦與哀愁」，「接受日光，溫暖成冰之心，白日復不顧而他去了」，「不必恣意以雙瞳流不竭之淚，/ 不必憶念既已消失之幻影，/ 數長夜更夫柝聲，喚土窖濕霉氣息，/ 讓頭髮成雪心成灰灰！」

如此「靜默的抒情」，寫給自己看的意義，合該大於公諸於世。沈從文先生在年輕時讀一本小書又讀一本大書，說他上了許多課仍然放不下那一本大書。也許，寫文章寫到若干日子，都不免要閱覽許多大書小書，而且都會寫出一本屬於自己的書，然而在那麼多的書當中，為什麼人們選擇這一本而不選擇那一本？為什麼有那麼多粗劣的書混雜於小量優美的書裡？

這恐怕不是寫書人管得了的。很多年前，一位師友說喜歡我一篇憶述少年舊事的文章，心裡當然禁不住高興。其後才想到，那必然是從沈先生那裡學來的——但願這說法是基於沈對沈從文先生的敬愛，並且從中得到一份潛移默化的力量，一種陶冶，一種啟迪，而不是某種勢利的自我塗抹，某種以有形機心籠罩無形精神的「感情裝飾」的話——沈從文先生說得好：「自願作鄉下人的實在太少了。」

網上圖片



# 文藝天地

手寫板

文：蕭融

# 途經一個人的三種寫作姿態

認識李建軍是在2005年黃岩橘子詩會上。當時，我們接觸並不多，只知道他時任黃岩區經貿局黨委書記，當得知他還是一位詩人時，我頓時對他刮目相看。我想，一個能在繁忙的公務之餘，靜下心來讀詩和寫詩的書記，是令人敬佩的。這樣的書記，必定有入世的清醒和出世的灑脫，必定擁有一顆既堅韌又柔軟的心，也必定有着別樣的關懷。

會上，他送來了他剛出版的第一本詩集《飛翔的泥土》。讀着他的詩，我試圖走進這位書記兼詩人雙重身份的李建軍的心靈世界和情感世界。果然，一首首質樸、真切、深情而飽滿的詩，不時感動着我，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之後，我陸續收到他寄來的一組組新詩，看到他在詩藝上不斷變化。這些詩後來在《星星》詩刊「文本內外」和「當代詩人」等重要欄目中刊出。作為他詩的編輯，除了有感於他在詩藝上的不斷探索，他一步步走來，走得認真，走得執着，走得義無反顧，這是他感動我的另一個理由。我關注他的詩歌創作。這些年，他在內地許多刊物上發表了大量作品，除《星星》詩刊外，《十月》《青年文學》《上海詩人》等重要刊物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跡，由此可見他也是一個勤奮的詩人。

去年底，我收到他寄來的第二本詩集《拯救冬天》，這是他近年來創作的一次總結。詩集不僅有文字的厚度，情感的厚度，更有思想的厚度，是詩人向我們獻上的又一個沉甸甸的禮物。閱讀他的新詩集，我發現他詩的想像更豐富了，題材更廣泛了，視野更開闊了。他在《黑雪》中寫到「在陽光之外/ 在雪之上/ 一行行腳印覆蓋了白光/ 就像一張白紙/ 包不住一輪渾圓的落日/ 就讓一滴滴墨汁染透風和雲/ 染透我紫色的情緒」；在《拯救村莊》中他說「麥苗長上了天堂/ 星星點點的彩雲/ 是油菜花的芬芳/ 連一片蛙聲都飛到了銀河邊/ 飄下的楊柳絲比雨聲更長更亮/ 月亮是一個晴朗的蘋果」；在《火車時代》中他又說「從前的火車噴雲吐霧/ 像一頭老牛馱着沉重的夕陽/ 今天的列車一閃而過/ 像一輛馬車載滿輕

盈的月亮/ 薄薄的雲霧隔着一個時代」；再看《奔跑的油菜花》，「你呼嘯而去/ 像一面飄揚的旗幟/ 每一次飛躍/ 都填補天空的每一道裂口/ 讓它形成嶄新的鏡子」。從《黑雪》《拯救村莊》到《火車時代》和《奔跑的油菜花》，詩人任想像馳騁，靈性通透，所到之處，無不閃爍着詩意的光芒。詩中那些互不相關的事物碰撞，給人以新鮮感，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從俗常的事物中，進入自覺的寫作，尋找詩意的發現。在他的筆下，荷花是一把金幣，舞蹈是種在天上的植物，壁虎是帶尾巴的火焰，清溪除了是溫潤的碧玉，還是溫柔的刀子。他寫瀑布，「遙望你，我被望成/ 我寒冷的脖子上唯一的一條圍巾/ 走近你，你是我的/ 一條響鞭，我是聽從召喚的羊羔」，他將客觀事物與內心情緒融為一體，用智性的表達，讓詩發出自己的聲音。

他詩中有時輕，有時重，有時輕到微不足道，有時重到每一個毛孔彷彿都在燃燒，但他又能在輕與重之間找到平衡。比如他在《省略》中寫道「一個人省略到一頭白髮、一雙眼睛/ 和一顆含滿棉花的心臟/ 省略到一腔熱血、一股豪氣/ 和一身連接海洋的力量/ 從省略中，我找到另一種省略/ 像在寒冬裡發現了春天的翅膀」。詩中「一顆含滿棉花的心臟」的輕，與「一頭白髮、一雙眼睛」「在寒冬裡發現了春天的翅膀」的重，把詩人的心路歷程，展示得淋漓盡致。無論是在對外部世界的描述，還是個人內心世界的自省中，詩人傾注情感的時候，也還原着生活本身，這即是李建軍與心靈對話向世界言說的獨特表達方式。

李建軍在多年的創作實踐中，找到了自己的創作原則，即他創作的三種姿態：爬行的姿態、平行的姿態、飛行的姿態。他作為一個腳踏實地、勇於探索與不斷追求的詩人，我們已在他的詩中看到這種努力，我們有理由相信，李建軍在未來的詩歌創作中，將循着自己的詩之軌跡繼續前行。同時，我們也期待他在漫長的詩之路上，越走越遠。

淳城誌

文：陸蘇

# 動動鋤 彈彈琴

彈彈琴，動動鋤，是地球上最美好的兩件事。當然，這是對我這樣一個小村出品的人而言。一張古琴和一把鋤頭原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樣東西。一個風雅，一個實用；一個侍弄風花雪月，一個伺候五穀雜糧。但在我眼裡，它們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古琴傳遞天籟之音，慰藉心靈。鋤頭喚醒大地恩澤，豐衣足食。它們一個管心，一個管命，都是過日子少不了的工具。

在我們村裡，每家每戶的簷下都歇着農具，那些鋤頭啊鐵耙啊鐵鍬啊，還有牛鞭、犁鏵伴着屋內的蓑衣、斗笠等，如樂器井立。天晴時，早起的農人們被翠靚親領着下地，在綠綠的撲閃撲閃的芬芳裡翻耕、鋤草、播種、間苗、收割，收工後農具被主人浸在冰糖一樣清甜的溪水裡洗滌，然後潔淨如新地牽回家去，一枕好夢靜謐安睡；下雨時，農具們閒閒地倚在牆上，每一件都散發着各自忙乎的莊稼的氣息，可惜我們聽不懂它們的語言，不知道它們聊着怎樣的家事。

是農具們親手接來了玉米吐穗，任沾露的晨風繞過鋤柄，歡歡地揀動一田青碧的玉米；是農具們親自守護着水稻仰着勁灌漿，要每一顆穀粒都芳香豐盈；是農具們天天叫醒一路的車轍布鞋印，要所有的村路都為豐收騰出空來……

我們的豎白米飯、金黃麥粒，我們的紫雲英、白蓮花，我們的棉花、桑葉……都拜農具所賜，一家的農具如同一個交響樂團，將一曲二十四節氣的農耕文化演奏得跌宕起伏，恢弘，而靜美。

後來到城裡創食了，城裡的地不是用來種莊稼的，就算要找點土在盆裡種棵蔥，若不想像個小偷似的到處亂刨，就得到花鳥市場買。無地可耕的鋤頭自然找不到容身的屋簷了。某日看過了運河邊的梔子花，正懷念村裡通往小學校的那條開滿了梔子花的小徑，突然聽見路邊琴行傳來琴聲，那琴境，和那刻心境，竟是說不出的契合妥貼。

從此，喜歡上了古琴。那彷彿來自山間水邊的高古靜謐之音，在琴案上，也可以將荒蕪的阡陌種得青蔥翠翠。

回村扶鋤，進城撫琴，我們借農具和土地合作，憑古琴和天意和解。一件給命，一件給心，相濡以沫。

有了它們，縱然歲月蒼涼，身心也算有了託付。



古琴傳遞天籟之音。 網上圖片

試筆

文：凌欣元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

# 關於愛的懷念

一日打開抽屜，翻出幾樣兒時的小玩意。幾隻塑料的手鐲，一串穿着紅繩纏着小米椒的項鍊，一把兒童用的小牙刷，這是姥姥買給我的。看着包裝未拆，但已經有點褪色的牙刷，往事湧上心頭。

我住在深圳，而姥姥姥爷住在廣州。小時候爸爸媽媽假期少，交通也不方便，很少去廣州。每次姥姥見到我都很高興，變着花樣哄我玩。老房子有一個小陽台，姥姥種了一盆紅色的花，她教我花蒂摘掉，從花的底部吸甜甜的花蜜。花蜜甜絲絲的，我很愛吃，她便由着我摘完了整盆的花，一朵一朵都掰開吃了。

後來姥姥姥爷搬了家，家裡裝上了當時少見的浴缸，我很是喜歡，每次去都要在浴缸裡躺上個把鐘頭，一邊玩水一邊泡泡。家裡的大人都不能讓我玩太久，只有姥姥給我買來各色的新款兒童沐浴露、洗髮水，動物手柄的牙刷，水果味兒的牙膏，還有可以在水裡玩的小玩具，讓我玩個夠。我玩水的時候，姥姥就推開門，搬一個小板凳坐在浴缸邊，給我講她媽媽的故事。這個故事很長很長，我從來也沒有聽到過結局，也無法知道這個故事的結局了。

2012年9月19日，姥姥突發腦溢血送進醫院搶救。在此之前，我從未想過會有這麼一天。姥姥躺在ICU的病床上，頭上裹着紗布，身上插着很多管子，合着眼睛睡着，不看我，也不跟我說話。護士說要跟她說話，也許她可以聽到，我摸摸姥姥的臉，什麼也說不出來，只有眼淚一滴一滴掉在被子上了。

姥姥一直很健康，78歲了依然頭髮烏黑，各項體檢指標都很好。看看十年前的照片，再對比現在，家裡人變化最小的就是姥姥，十年過去了，她還像60歲出頭的人一樣。姥姥有輕微的腦退化，我一直怕她會忘記我，卻沒想過她會離開我。

我早上不愛起床，姥姥每隔一會兒就要開門來看看我，見我醒了就走進來坐在床邊跟我聊天，我要是沒醒，她就過一會兒再來看我。有時候趁我睡着，姥姥還悄悄往我枕頭下面塞錢，其實她一動我就醒了，但還是閉着眼睛，不去破壞她給我的驚喜。

愛給我驚喜的姥姥，卻沒有送給我最後的驚喜，入院六天之後，姥姥走了，最後也沒有睜眼再看看我。當我想起她的時候，找不到任何一個形容詞可以形容她，只有和她在一起的一幕一幕，愛給我買小玩意兒的她，見到我時眼中閃過光芒的她，牽我手的手，摸我頭的她，歷歷在目。

當這一個早晨，我再一次在姥姥家的床上醒來，我彷彿又看到姥姥輕手輕腳地推開門，偷偷看我的樣子。早上溫暖的陽光照在姥姥的臉上，姥姥用充滿愛意的目光看着我。我知道的，在我心裡，你從沒有離開過。

# 徵稿

文匯園開設青少年作品園地，歡迎各大中院校學生朋友踴躍投稿。  
文體不限，字數600-1200字為宜。來函請註明「文匯園學生投稿」。  
郵箱：bookwvp@gmail.com。